

《瓶史》东传日本考略

欧 贻 宏

明袁宏道《瓶史》自成书至今，已四百年矣！众所周知，《瓶史》传到日本后，形成和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插花艺术流派——宏道流。时至今日，日本的插花艺术专刊——《花道》，还时常引用其中的理论。于此可见，《瓶史》对日本花道的影响，可谓至深且巨。

《瓶史》，最初是随着《袁中郎集》传入日本的。（日）原善公道撰《先哲丛谈》卷二有云：

（陈）元赞不详其履历，盖生于明万历十五年。崇祯进士，弗第（宏按：原文如此，似误）。云及其国乱，逃来此邦，遂应征至尾张。乃后时时入京，又来江户，与诸名人为文字交。初，万治二年，于名古屋城中，与僧元政始相识，契分尤厚。其平生所唱酬者，汇为《元元唱和集》，行于世。元政诗文慕袁中郎。此邦奉中郎，盖以元政为首，而元政本因元赞知有中郎也。元政书曰：“数日之前，探市得《袁中郎集》，乐府妙绝，不可复言。《广庄》诸篇，识地绝高。《瓶史》风流，可想见其人。又赤牒（宏按：“赤牒”似为“尺牒”之误）之中言佛法者，其见最正，余颇爱之。因足下之言，知有此书，今得之读之，实足下之赐也。”^①

那么，日僧元政是何时“探市得《袁中郎集》”呢？

陈元赞（1587—1671），原名珣，字义都，一字士升，别署芝山、虎魄道人、既白山人、菊秀轩等，浙江余杭人。僧元政（1623—1668），俗名石井吉兵卫，京都人。年二十六，削发为日莲宗僧，住京都南草山瑞光寺，世称草山元政上人。日万治二年（1659）初识元赞于名古屋，遂一见如故，成为“忘形交”。元政年小三十六，故尊称元赞为“老人”。《元元唱和集》是元赞和元政合著的第一部日本公安派诗文集。《元元唱和集》中，收有元政《送元赞老人之尾阳诗》十首，其引文云：

余尝暇日与元赞老人共阅近代文士雷何思、钟伯敬、徐文长等集，特爱袁中郎之灵心巧发，不藉古人，自为诗为文焉。今兹九月之初，既夜正长，而风遽冷，寂寂不睡，灯下拥被，独阅石公之集。读至《别石赞》诗，忽感近日老人将有尾阳之行矣，因效石公韵，缀狂斐十首，以拟《阳关曲》。但不知所以裁之，录呈藻鉴，宓希慈斤。幸幸^②。

元赞有依韵和诗十首，其引文云：

宽文壬寅季秋阳九后，余将归谒尾阳君，草山元政上人乃仿袁石公《别陶石赞》十首之韵以赠行。不佞即次其韵而酬焉，亦使他日好事者知有二元如昔日之有袁陶云。漫录于左，统丐慈斤^③。

从上述引文可以看出，元赞、元政酷爱袁宏道诗文。日宽文壬寅，即清康熙元年（1662）。季秋阳九后，元政“独阅石公之集”，“因效石公韵”，赋诗别元赞。可见，元政“探市得《袁中郎集》”，将在此之前。换言之，《瓶史》传到日本，不晚于清康熙元年（1662）。

近代日本学者木宫泰彦先生《中日文化交流史》说：“（陈元赞）来日本时，带来明朝袁宏道的《袁中郎集》，传给僧人元政，这给予日本诗文学的影响最大。”^④还有，衷尔钜先生《〈瓶史〉何时传到日本？》说：“据笔者所知，《瓶史》于日本万治二年

(1659)是随同《袁中郎集》传到日本的，首先传播者是与米之瑜（宏按：“米之瑜”实乃“朱之瑜”之误。）同时的而鲜为人知的陈元赓。”^⑤再有，周如汉先生《陈元赓在日本的文化交流活动之轨迹》说：“陈氏又把袁宏道的《瓶史》介绍到日本，形成了日本以后花道艺术中的‘宏道’。”^⑥其实，正如上述僧元政与元赓书所云：“数日之前，探市得《袁中郎集》”，怎能说是陈元赓将《袁中郎集》、《瓶史》“传给僧人元政”呢？这显然有误。

明末，袁宏道著作版本，其中收有《瓶史》而重要者计有下列各种：（1）绣水周应麟校刻《袁中郎十集》十六卷，万历年间刊；（2）何伟然编《梨云馆类定袁中郎全集》二十四卷，万历四十五年（1617）金陵大业堂刊；（3）袁中道编《袁中郎先生全集》二十三卷，万历四十七年（1619）徽州刊；（4）陆之选编《新刻钟伯敬增定袁中郎全集》四十卷，崇祯二年（1629）武林佩兰居刊；……等等。未知僧元政所谓“探市得《袁中郎集》”者，为何版本？距今已有三百余年，料想亦难钩沉得见矣！

不过，在僧元政圆寂二十八年后，即日本元禄九年（1696），洛阳书林小岛市右卫门等刻《梨云馆类定袁中郎全集》二十四卷，刊行于世。目前，此版本在北京大学图书馆、（台湾）“国立中央图书馆”均有度藏^{⑦⑧}。

到了19世纪初，日本文化五年（1808）千钟房刻《瓶史国字解》四卷《袁中郎流插花图会》八卷，（日）桐谷鸟习注解，图文并茂。其后，日本明治十四年（1811），大村纯道刊印《瓶史草木备考》，亦可称之为研究《瓶史》的力作。所有这些，对于《瓶史》在日本的流传，推动日本花道的发展大有裨益，功不可没。

清末民初，我国传统的插花艺术渐见式微。有人甚至认为，插花之法，我国已经失传，而仅流布于日本。20世纪30年代，南京国民政府最高法院院长居正作《瓶史序》云：

东人之子善拾牙慧，插花小道而亦精研，雅有宏道派、中

郎派之号。吾人若不知，其所谓宏道派者何属，中郎派者何指？迹其取法而索之，始知胥本乎《瓶史》。夫《瓶史》者，袁中郎之作品耳。中郎名宏道，志行学问见重当世。其书流传于异域，瑰宝视之，大有造于修养，吾国反不多觐^⑨。

而早年东游的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院参事王龄希，曾自日本觅得《瓶史》钞本，并赋有题《瓶史》诗二首，其中曰：

“短觚疏影老烟霞，海外争传汉插花。”

“监戒不忘《瓶史》意，松涛相对且烹茶。”

“中郎文采上清霞，尽有风怀护落花。”^⑩

“数椽斗室，点缀瓶花，入幕之宾顿忘简陋。曾游日本者多目睹之。询及插花之法，咸知传自中郎。”同样是早年留学东瀛的黄镇磐，亦深有同感。黄氏虽好古敏求，却无奈“惟《瓶史》一书，除专家外亦鲜寓目。”^⑪

俗话说：功夫不负有心人。黄镇磐久求《瓶史》不得，却不意于荒肆中购到《袁中郎全集》，获读《瓶史》及其本传，自是激动不已。曾作《梦中得句后，觅得〈袁中郎全集〉，获观〈瓶史〉不胜狂喜，作歌纪之》，诗云：

书贾穷搜出国境，携归重译称孤本。

那知秦火未尽燔，快睹摩挲发深省。

况为前明吾乡贤，汲古从此得修绠。

诗倡公安已名家，史著瓶花论中肯。^⑫

从此，黄氏对于《瓶史》，“辗转传观，目不暇给。于是，怱怱付印，以公同好。”黄氏遂取《袁中郎全集》、《美术丛书》等，辑印《袁中郎瓶史·附载及题咏》，亦曾参校王龄希《瓶史》日本钞本。噫！《瓶史》传到日本近三百年后，国人题诗吟咏，复以日本钞本参校证误，刊行于世。这也是四百年前袁宏道始料不及之事。

注：

①（日）原善公道撰：《先哲丛谈》卷二，页8，日本文化十四年（1817）江戸庆元堂、拥万堂刊本。

②（明）陈元赞著，衷尔钜辑注：《陈元赞集·元元唱和集》。页118，辽宁人民出版社，1994年2月第1版。

③（明）陈元赞著，衷尔钜辑注：《陈元赞集·元元唱和集》页73，辽宁人民出版社，1994年2月第1版。

④（日）木宫泰彦著，胡锡年译：《中日文化交流史》页704，商务印书馆，1980年4月。

⑤衷尔钜：《〈瓶史〉何时传到日本？》，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编：《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》总第二〇一期页36，中华书局出版发行。

⑥王勇主编：《中国江南：寻绎日本文化的源流》页205，当代中国出版社，1996年11月。

⑦王宝平主编：《中国馆藏和刻本汉籍书目》页496，杭州大学出版社，1995年2月第1版。

⑧（台湾）国立中央图书馆特藏组编：《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·集部·别集类》页1120，（台湾）国立中央图书馆出版，1986年12月增订二版。

⑨⑩⑪⑫黄镇磐辑：《袁中郎瓶史·附载及题咏》，民国二十二年（1933）九月秣陵聚珍版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民盟广东省委